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5 of 我是公主 这是我的武王哥
Stats:	Published: 2023-09-30 Words: 9,850 Chapters: 1/1

发郊/雾里观花

by [AntaresCapture](#)

Summary

*非典型 BDSM

*两个精神病谈恋爱

殷郊一不小心扇了姬发一巴掌。

这一声脆响响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愣住了，原本殷郊的脸由于激动浮现出绯红，此刻也怔愣地白了下来。

姬发没有说话，只是缓慢地抬起手抚摸着被打得一片通红的皮肤。

殷郊知道自己的手劲，以前和朋友闹着玩能把 he 推得一趔趄，稍微轻一点的甚至能当场摔个倒栽葱，于是以前没有小孩敢和他一块玩，就算他是班上生得最可爱的小朋友，像个洋娃娃一样漂亮，又愿意很大方地请客吃饭，但也没人敢和他玩任何有肢体接触的游戏，除了姬发。姬发每次都会被 he 没轻没重的动作弄得受伤，但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和愤怒，每次都会很温和地对哥哥和爸爸说道：“没事呀，阿郊和我闹着玩呢。”

就如同此刻一般，姬发依旧沉默着，头颅和刘海都轻轻地垂下来，遮挡住了他的神情，只能隐约窥见他紧紧绷住的下巴，下颌线的弧度像一把刀子，仿佛愤怒在那道阴影上凝聚。

殷郊有点不安起来，他害怕于面对这种静默得仿佛直面死亡的气氛。

上次姬发这么沉默还是在他父亲被迫意外死亡后。人们都弹冠相庆，庆贺着作恶多端的大魔王终于被英雄扳倒，帝国大厦将倾，山雨欲来风满楼。殷郊曾经握着刀、揣着陌生又熟悉的枪。冲进他父亲的宅邸，他将刀刃对准面前这个面目可憎得让他通体生寒的男人，泪水和愤怒冲刷着他的理智，他失去了母亲教诲予他的一切礼数，痛苦地嘶吼着：你为什么这样？

但是人最卑微可怜的一种情绪就是无法做到完全的恨，听到殷寿真的死后他反而又开始想起曾经的那些恍如梦境般的虚假回忆。从那以后他的泪水变得很多，他失去了父母，如今连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都要被剥夺，心灵和身体上的流离失所让他整个人化成了一块脆弱的精致糕点，入口甜腻，但是轻轻一捏就碎成了粉末。

姬发时常会站在门口盯着他，他的目光变得令殷郊感觉十分陌生，就像两条小狗曾经相依为命，他只是以为对方身上的花纹是天生的美丽印记，但成长之后才发现，这不是只会跟在主人屁股后面的宠物，他是天生的捕猎者。姬发默不作声，也不走进房间来，因为殷郊会冷冰冰地扫他一眼，你什么时候能放我走？

“你想去哪里？”姬发语气里透着一丝疲惫，神色同样也淡了下来，“等你什么时候不想寻死觅活的时候吧。”

“等你什么时候放我自由。”殷郊此刻还很天真，他以为姬发还是会对他有求必应，会无条件地心软。但很明显他此刻赌错了，姬发不会在任何涉及到他的生命的问题上做出错误的选择，姬发的目光很冷静，他的情绪在此刻变得异常的稳定，还在耐心地给他解释：“郊郊，现在外面很危险，殷寿以前积结的仇家还在找你，你此刻就这么出了门，和寻死又有什么区别？我不能拿你的命去做赌注。”

殷郊心头涌上一阵痛意，他疲惫地把目光望向窗外，刘海不修边幅地垂下来，他恍然间隔着这些黑色的阴影，在自己的眼前看到了一道牢笼。他淡淡道：“你还不如让我去见妈妈，我这般苟活有什么意思？”

姬发的脸色终于波动了一下，他蹙着眉头道：“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

殷郊没说话，他心里回忆起了姬发曾经和他构想过的未来生活，当时两个人之间还没有隔着血和泪的沟渠，两个人都很爱谈人生聊理想，仿佛话语从嘴里吐出来时，命运的齿轮就会依照他们构想的去转动，到达应有的终点。他又想起曾经至少表面幸福的家庭，眼泪又开始不听话地涌下来。

姬发看到他流泪时神色就会变得更为陌生，他会变得无动于衷，但有仿佛有莫大的痛楚，殷郊分不清这些情绪时就会把它们统统判断为冷漠，又催发出更强烈的委顿。

姬发终于忍不住了，伸出手来，殷郊下意识地以为他终于要动手了，像捉住了他掩饰了二十年的虚伪表面下的把柄一般，猛地抬起手，想要推拒他即将暴露出的一切动作、一切真面目。没想到他手这么一挥出去，一下子就把两个人的意志都打得晕头转向。

殷郊看着姬发脸上那块逐渐肿起来的薄红皮肤，想要伸出手去抚摸一下，但喉咙由于过度的惊惶而紧缩着，这让他说不出任何一句关怀的话语来。

“嗤——”

殷郊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声痛呼还是笑，后者这种可能性让他头皮发麻。他看着姬发捂着脸，抬起头来，脸上竟然挂着笑意，嘴角微微勾着，眼睛都眯成了一道弯月，看起来很是开怀的模样。

这诡异的一幕让殷郊吓得到吸一口凉气，他笑起来分明和曾经毫无二致，每次他的脸上露出无论是和善的，还是嘲讽的笑意来，都会被衬托出一丝清朗的少年气息。但此刻的他让殷郊遍体生寒，他悄悄地捏紧了拳头，悲痛地想道，如果姬发真的要杀自己灭口，他定是要不顾多年情义，和他拼个你死我活出来。

姬发默不作声地笑着，只是脸上挂着这种愉悦到让人觉得诡异的神情，殷郊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竟然体会到了一种自己被性骚扰一般的不爽来，皱着眉头问道：“你笑什么？”

姬发阖上眼睛，呼吸看着不太平稳的样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高潮时人类会下意识露出的神情。殷郊的神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他一下子忘却了方才一触即发的战火，语气里掺着质问：“你是疯了吗？我都还没崩溃，你在这里装模作样什么？”

姬发这才睁开眼睛，脸上又恢复了平静和微不可闻的笑意来，语气很诚挚地说道：“实不相瞒，我从小压力大的时候就有一个怪癖。”

殷郊没懂这没头没尾的话是想表达什么，他一下子忘却了方才的一切不虞，目光紧紧盯着姬发那双又恢复了以往神采的眼睛，微微抬了抬头，示意他继续说。

“我压力一大，就很想被人扇巴掌。”姬发镇定地扔出一句相当爆炸性的话来，“我知道刚才你那一巴掌不是故意的，但好像把我最近憋闷着的烦躁从身体里剥离出来，实不相瞒，很爽。”

殷郊整个人都惊呆了，他被吓得瞳孔缩了缩，半晌没说话，努力尝试消化这段似乎很直白又暗藏许多信息量的话语，过了好一会这才犹豫着问道：“意思是，你喜欢被人抽？不痛吗？”

“也不是所有人都奏效吧，貌似只有你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姬发温声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你经常玩游戏时没轻没重的，受伤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殷郊刚才确实就想到了这点，他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愧疚来。

“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这点痛反而会缓解我的一些压力。”姬发又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扇得通红的脸，“我自己也尝试过自己制造一些痛楚来，不过没有什么效果，好像那个就是肉体上单纯的一种刺激，不会给予我心理上的快感。”

殷郊迟疑了片刻，试探着问道：“原来你不生我的气是这么个原因？”困惑他已久的这么一个问题迎刃而解，他因为自己在姬发那里的独特性而变得惶恐起来，又萌生了更多的使命感和得意。

“对。”姬发的目光中直白又隐晦地充斥着情绪，语气几乎是恳求，“郊郊，我很需要你。”

殷郊的耳根一下子红了。他很难去拒绝对他的请求，他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是天生的温和良善，还是享受着被人用崇拜、情深意切的目光凝视着的感觉，令人后背发麻的同时又迸发出兴奋来。

“那好吧。”殷郊居高临下地说道，“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姬发的眼睛亮了起来，道：“你想怎样都行。”

“我不太懂你的这种喜好，”殷郊蹙着眉头道，“你的意思是，需要我在你压力大的时候扇你？我并没有打人的习惯。”

“你刚才答应我了。”姬发嘴撅了起来，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像一只鸭子，殷郊心里想道，顿时绷不住笑了起来。

姬发一见他笑得开怀，也是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来，又循循善诱道：“而且你没有发现，抽人会让你解压吗？你刚才笑了，我好久没看到你脸上的笑了。”

殷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有点尴尬地把头往一边扭过去，耳根子悄悄红了，他恍然有种情侣冷战了许久，他不争气地被对象哄笑了，两个人顿时冰释前嫌的腻歪。此刻姬发的手捉住了他的手，他能感受到自己被一处干燥而温暖的皮肤贴着，他顿时心跳如雷。他扶着殷郊冻得没有知觉的手，往自己滚烫的右脸上贴，殷郊有些惭愧地屈了屈手指，试图传递这份冰冷给他无辜被迫发疼的部位降温。

姬发没有说话，只是捏着他的手掌心，在殷郊感受到自己的手心也跟着发烫后，这边不急不慢地操控着这只与他高大体型不符的手往自己脸上轻佻地拍着。

殷郊瞪大了眼睛，眼睁睁地看着姬发用自己的手调戏着他本人，寂静的室内传来清脆又沉闷的拍打声，他间断性地停下这诡异的行径，又开始利用这只仿佛已经被截肢的假手柔情地摩挲着这块重新回归温热的皮肤，一时间分不清是他主动贴上来蹭他的手心，还是在抚慰自己的脸。

那种浑身发麻的感觉又一次席卷了殷郊，他不敢说话，生怕打破这如同做法一般虔诚又诡谲的场景，其实如果无视自己的手腕被他用力攥住，带动着扇着他的脸的这股大得吓人的力道，午后的冬日阳光投射在姬发的面容上，这副画面还有点唯美，殷郊想道。

就在殷郊觉得自己手都要麻了而想要用力拽回来的时候，姬发突然放下他的手，他的右脸又红成了一片，还有隐隐的手指印留存在这张俊脸上。殷郊不敢多看一眼，他此刻还是不太能理解这种伤害别人的行为是怎么能营造出快感的，但姬发这副形容狼狈的样子竟然让他隐隐兴奋起来，他手指尖都在颤抖着，呼吸骤然急促起来。

“你觉得如何？”姬发凑过来，两个人贴地很近地问道，“有让你觉得爽吗？”

殷郊抚摸着自已酥麻的手指尖和手背，他感觉自己的腕骨就要被姬发那股蛮劲给捏断了，究竟谁在让谁痛？但此刻他并不想在意这个问题，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评价道：“还行吧，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说帮你么？”

“嗯。”姬发微笑着，“多亏你了，郊郊，我现在心情很好。”

姬发没在这里待太久，此刻他成了一只连轴转的陀螺，平日里其实没太多时间太监视着殷郊。他无聊得快要发霉，开始看各种无脑的电视剧或者电影，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导致他变得格外喜欢胡思乱想，他每天都会警惕地盯着姬发的衣袋，生怕里面装着杀人的利器。

姬发每次回来时都会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颓靡的疲惫，身上酒气和烟草味重得熏人。殷郊此刻正坐在阳台的飘窗上，上面铺满了暖融融的软垫，一见他此刻又这副衣衫不整地进来，大衣懒洋洋地挂在胳膊上，他略微嫌弃地往后缩了缩。

姬发把领带扯松，大衣随手扔在沙发上，慢慢踱步过来，突然跪了下来。这个动静给殷郊吓了一大跳，他一下子由原本半靠在玻璃上这种很慵懒的姿势转变得警觉起来，浑身绷紧了，颤着声问道：“你想做什么？”

“郊郊，”姬发的手趴在飘窗边缘，用一种含着渴望的目光注视着他，轻声道，“我又到了需要你的时候。”

殷郊顿了顿，骤然想起今天下午自己偷偷搜索过的一些资料，脸色一下子晦暗不明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是该露出涩然，还是嘲讽，又或者是惊惧？他的脑子里如今是一片浆糊，一只手在里面搅来搅去，原本就承受了太多刺激的脆弱部位在此刻宕机了，他喉咙里涌出几欲作呕的瘙痒错觉。他俩如今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这种陌生的相处模式让他体会到了眼前一黑的恐惧。

殷郊开口的时候嗓音一片喑哑，轻声道：“你想要我扇你？想要我掐你脖子？”

“原来你知道？”姬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能下得了手吗？”

“我试试吧。”殷郊的声音很轻，听不出什么情绪。他确实体会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暴虐在心头燃烧着的灼热，他可能自从殷寿，或者说母亲死后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紧绷着的状态，一根即将断裂的弓弦，一支箭犹豫不决地搭在手指上，无措地瞄准了虚空。他有时候会盯

着洁白的墙壁，想猛地用自己的拳头砸上去，让上面留上新鲜的血痕，他只会伤害自己，学不会如何去利用他人的痛苦来缓解心里的躁动不安。

但此刻现成的、自愿的一个发泄玩具不就来了吗？

殷郊盯着姬发的目光是自己都辨别不出来的冷静，仿佛他面容上不该有这种阴沉的神情，他就该天生是明媚的日光。而如今这只载着烈日的玄鸟坠落了，变得渺无生机，匍匐在摇摇欲坠的枝头。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看着姬发跪在地上的这么个姿势，脚趾缓缓地动了动，他可能知道该怎么报复性地去折磨这根擅长伪装的树枝了。

他的脚从温暖的毯子里伸出来。他的脚趾和他的面容一样生得精致漂亮，在灯光中呈现出白瓷一般温润如玉的质感，脚背洁白而丰满，线条流畅，趾甲干净中泛着粉。往上看去，脚踝纤细得让人怀疑能否支撑得起他如此高挑的身形，他的踝骨比从家居服里隐隐能看到小腿要生得纤细，却在这流畅的错落有致中显出赏心悦目的美感。果然美人是哪里都生得精致动人的，就连很少被人注意到的脚都泛滥着诱惑的气息。

姬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这只精美的玉器给不轻不重地踹了一脚，当然这种力度也只是殷郊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的“适中”也足够让姬发一个趔趄，径直摔在地上，胸腔和尾椎骨处同时传来一阵刺痛，但姬发也只是用手撑着地板，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过了一会他才坐直了身子，用另一只手捂住胳膊。殷郊这才发现姬发的白衬衫上有一块暗红色，如今那一块布料又增添了一抹新鲜的猩红。

“姬发！”殷郊只是稍微反应了一刻，就马上神色慌张地要伸手去拉他。

姬发坐在温暖的地板上，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开始露出那种怪异的笑容来。殷郊感觉自己背后开始起鸡皮疙瘩，他皱着眉头盯着那逐渐晕染开的血痕，像被滴进清澈池水中的颜料，逐渐溶于水中，呈现出浑浊的液态来。

“我没事。”姬发自己都开始疼得冷汗直流，明明是不冷不热的适当温度，却让他大汗淋漓，此刻也不忘去安抚殷郊道，“就是这样，我会感觉我还清醒地活着，我需要你。”

殷郊还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痛楚能够给人把昏聩席卷走，留下处于痛觉中的清醒意识，这种不亚于毒品般的麻醉真的会有用吗？他道：“但是你受伤了，我下不了手。”

“没事的，”姬发又一次重复道，语气很坚定，“我说过了，我需要你，比起身体上的痛，还是心灵上的折磨更让我难受。”

“你究竟经历了什么？”殷郊蹙眉道。

姬发流露出他不太想多说一句话的沉默，仿佛他在地狱里摸爬滚打，在经历了满身伤痕后又被怀着恶意地治愈了，但是还残存着伤口缓慢愈合时的钝痛。果然男人的脆弱是最能吸引人的一个特质，殷郊顿时心软成了一片，他犹豫地伸出手去，在姬发凌乱的头发上抚摸着，轻声安抚着。

姬发突然开口道：“我想你用脚踩我。”

“什么？”殷郊一开始没反应过来，随后震惊地惊呼一声，面色一下子涨得通红。

姬发循循善诱地柔声哄道：“郊郊，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条狗吧，假如说我想凑上来让你陪我玩，你不理我我就一直叫唤，你会怎么样？”

殷郊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种假设，回复道：“我可能会把它抱去笼子里，让它看不到我，也许就不会叫了。”

姬发突然语气变得冷酷起来，他轻声道：“你错了，郊郊。狗做了你不想让他做的事，你应

该直接抽它，或者踹它一脚，只有疼痛会让它老实，下次不会再犯。”

殷郊还没来得及质疑他怎么能这样对小狗，又见他露出一脸腼腆的笑容：“但是小狗不能这样暴力地对待它啊，它可能会变得很神经质，变得不再信任你，所以你要给他一鞭子再给颗糖。”

殷郊沉默了片刻，突然问道：“那我刚才那么踹你，你会记我仇吗？”

“不会。”姬发支起身子来，半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暴露在室温中有点开始泛凉脚，他的动作格外地缓慢，殷郊感受到一阵令人浑身发痒的酥麻，难耐地挣扎了一下，在即将踢到姬发受伤的那只胳膊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又连忙把脚缩了回去，一不小心就蹭到了姬发正准备侧过去的脸颊，当然他理解的蹭也是一个不太轻的力度，更像是用足心给了姬发一巴掌。

两个人都愣住了，殷郊害臊得浑身上下都红透了，连忙给姬发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的。姬发抿着嘴唇，神色没什么变化，但就在殷郊准备把脚收回去的时候一下子发难，突然捉住他的脚踝，用力地往自己这边拽了拽，然后贴在了脖颈上，殷郊能够感受到他的大动脉正在剧烈地波动着，这地方正象征着他如雷的心跳，不知道是蠢蠢欲动还是下意识的害怕。

很明显他的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眼睁睁看着姬发捏着自己和他手掌差不多大小的脚，操控着这个假肢一般的玩具在他自己身上不轻不重地踩着，摩挲着。殷郊逐渐品味到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快感，他左右着姬发心头绷紧的一根弦，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施舍于他一点羞辱，正好带给他心灵上的快意。

姬发为什么要这么做？殷郊还是不太能理解，如果说他对我有欲望，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伏低做小，渴望于我给予他的，对我来说十分耻辱的痛？他很难思考出来这个问题，只能悻悻然作罢，心道：他既然都说了需要我了，那还是尽量满足他的渴望吧，毕竟他真的很可怜……此处他的怜悯心同情心在作祟，他顿时就忘了两人之间涌动着的一切嫌隙，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跃跃欲试。

直到殷郊的脚触碰到了一处热源，只是那么不经意的轻轻滑过，他在那一瞬间观察着姬发的神色，似是从他的眼神中窥见了一丝难以启齿，他好奇地试探着蹭了一下，顿时感受到了又硬又烫的触感。

在那一瞬间殷郊都不知道自己是该露出被惊吓到的羞涩，还是敏锐察觉到这其中蕴含的意味时应该表现出的震怒了。他嘴巴微微张开，怔愣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娇态，但目光游移不定地打量着的时候，他那张天生艳丽的脸又会流露出似有非有的鄙夷来，仿佛在拿他当成一样待价而沽的物品。

人们很少会想起来殷郊其实不算什么温和之辈，他对人友好温和仿佛只是一种施舍，虽然这确实也不是伪装出来的天生优良品质，但是浑身上下就是萦绕着淡淡的疏离感。他光是那种骤然凉下去的冷淡目光紧紧锁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让人拥有想被他踩在脚下的欲望。殷郊在这种情况下很擅长无师自通，比如说此刻，他面上涌动着细碎的嗤笑，仿佛是在嘲笑姬发对他的欲求赤裸裸地开诚布公，又在笑自己意外地发现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他突然开始手痒，想起来殷寿之前折磨人的样子，他不愿意成为下一个暴虐的代表，但他急需一个发泄的出口，能够让他像曾经最敬爱的父亲，又不完全成为他。

他突然就开始发难，轻轻地抬起脚来，慢条斯理地踩上了他没有受伤的手那一边的肩膀，又顺着肌肉线条一路游弋下去，来到方才那处热源，不轻不重地踩弄着，观察着姬发皱着眉头闷哼时下意识露出的格外性感的表情。他的嘴角抽了抽，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像是在咨询、在请教这位有求于他的老师：“你是想要这样的么？”

姬发没有说话，他在等着这名无师自通的学生暴露出自己的本性——他的骄纵和自我，他

原本就不是忠诚的狗，只是被一位恶人给驯化成了那样。殷郊凝视着他的眼睛，两只脚都抵在他膨胀的性器边，漫不经心的上下套用着，姬发终于绷不住矜持了，沉闷的呻吟从他的喉咙口溢出来。殷郊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一抹兴味来，更是不悦，径直把脚往上抬，在他下巴那里踹了一脚，姬发发出一声闷哼，倒也不像是痛呼。

殷郊脸色有点难看，俯下头低声问道：“这都能让你爽到？”他原本想骂他一两句，但嘴巴嗫嚅了半天，终究还是没能说出那个相当难听的字眼，就是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倒是把自己给羞得满面通红。

姬发笑眯眯道：“因为我是你的狗啊，主人。”

殷郊想起他之前对姬发的评价，冷哼一声：“你才不是狗，没见过你这么会反咬人的不听话的狗。”

姬发有点无辜地眨眨眼：“我要咬人，也是咬殷寿那种恶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

殷郊受不了他这么说话，尴尬得恨不得一脚把他踹晕过去，但此刻也是恃宠而骄地了解到了姬发对自己无底洞般的底线，只能咬牙切齿地用脚蹬了一下他的嘴唇。姬发一个猝不及防，牙齿不经意地在嘴皮上磕了一下，血珠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狼狈又刻意地挂在嘴角边。

殷郊愣了愣，但此刻也强迫自己变得无动于衷起来，他看着姬发俯下身，用挂着血迹的嘴去亲吻他的脚背，上面留下一道道淡红的印记，仿佛是在用力地吮吸着，刻下欲望的胡作非为。他的脚在温热呼吸的亲密接触中绷成一道紧张的弓，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明姬发才应该是那个受制于人的奴，为什么此刻坐立不安的人转变为了自己？

殷郊往后缩了缩，足尖蹦起，用脚趾去挑动姬发的下巴，让他仰着头望着自己，居高临下地质问道：“谁准你碰我的？”

姬发搬垂着眼眸，轻声道：“是的，主人。”

殷郊简直受不了这个称呼，蹙眉道：“不准这么叫我。”

“好的，”姬发眉头微微挑了挑，如同他此刻噙着一抹笑意的嘴角，“公主殿下？殿下？”

“随便你。”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殷郊更好说话的主人了，当然也可能只是他还没收回毫无价值的廉耻心，就连姬发都已经忘却了什么叫尊严，老老实实地给他下跪，他还在维持着曾经习以为常的矜贵，一点都没意识到如今身份的倒转。但是他仍旧把重心放在了羞辱姬发身上，他给自己不断地下着定义，分明是姬发想要，姬发渴望，他这才屈尊降贵地给予他，不是他真的有这么变态的倾向。他又想起来今下午搜的那些资料，浑身热了起来，半是羞臊半是跃跃欲试。

殷郊又如何不知道这些事多少和性这个字眼扯上了关系，但他已经不在意这些了。他对于姬发对自己有欲望这件事早已心知肚明，只不过对方维持着谦谦君子的模样，他也可以当做一无所知地继续单纯地处下去，只不过现在姬发完全地暴露出来自己的癖好，他也就顺水推舟地进展下去了，只是说他刚好不讨厌这种感觉，反正又不是自己要跪在地上去舔他的脚。

殷郊像是在玩一场酒桌上的真心话大冒险，明明在桌都是彼此了解的熟人，但就是说不出一一些太过于出格的惩罚。

反正最后的归宿不都是做爱么？这只是一点点让姬发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的一个手段，同样也能满足殷郊自身潜藏的急需发泄的愤懑，一件双赢的事。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他已然将自己的羞耻心抛弃了，殷寿都能做的事他凭什么不能做？

“行吧。”殷郊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很明显，他沉下来的脸就会让姬发兴奋起来，浓密的睫毛投下来的一道阴影像黑色的眼圈，给这张浓墨重彩的脸上添上一抹阴鸷，好像他下一秒就会给他无情的一巴掌，冷笑着的一脚，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句“贱货”。但是他生着这么一张会看着很会打人骂人的脸，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他只会把手伸出来，说：“好吧，你喜欢当狗，来舔吧。”

姬发一愣，眼睛骤然惊喜地亮了起来，仰着头去够那几根纤细的手指，像上面黏了什么奶油蛋糕一般卖力又煽情地舔舐着，殷郊只是支起一条腿默不作声地看着，感受着原本干燥的手指开始变得湿漉漉，倒真像是碰到了一只热情的大狗狗，给予人甜蜜又沉重的烦恼，他感觉自己的体温开始升腾起来，他好像硬了。

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鬼祟动静，他浑身僵硬起来，但又突然想到了一个折磨人的绝佳办法。他把自己的手指从姬发的口中伸出来，在他的头顶上鼓励似的抚摸着，微笑道：“不是看着我硬了么？那就摸给我看。”

姬发没有说话，十分听话地开始宽衣解带，露出早已湿漉漉的滚烫器具，乖顺地开始自我抚慰着。他倒是一点也不羞耻，十分坦坦荡荡地做着这种淫猥的事，倒是把殷郊原本就发热的耳根子给看得更烫了，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听到了姬发的喉咙里溢出的轻微喘息，又沉又闷，像一道鼓槌在殷郊的耳膜上跳动、捶打着，听得他一阵头皮发麻。他胸口开始生理性地起伏不定，腰腹处贴身的衬衫都紧绷着，嘴唇上的伤口被轻轻咬着，仿佛是要抑制住这过于热烈的呼吸。欲色的绯红在他白净的面容蔓延开来，这种被人紧紧注视着迫切让他很快就到达了高潮。

殷郊一下子反应过来，突然用脚踹开他活动的手，冷声道：“停。”

姬发也只是顿了一下，很快就堵住了自己前往天堂的道路，用晦暗不明的目光凝视着自己高高在上的殿下。

殷郊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自己去做。”

“比如说？”姬发突然逾规越矩地发问，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发出一声冷笑，“让我射？还是说放你走？”

殷郊属实没想到他在这种情况下又在说这种对于他俩来说都很敏感的话题，他顿时胸口燃起一股无名火，手指头动了动，想下意识地往他脸上扇一巴掌，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这股暴怒的情绪，胸口一起一伏地沉闷呼吸着。

过了好久他才缓缓道：“你非要提这件事？”

“还是挺重要的，”姬发面无表情，“想看你是真心的，还是在哄骗我，别到时候真把我当狗一般玩得团团转。”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走了？”殷郊的怒火逐渐在脸上具象化，“你别逼我抽你，把你脑子打清醒一点。”

姬发一点也不怕这种威胁，他面上漾起一丝神经质的笑容来：“你还没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奖励么？”

“哦——”殷郊虽然被他这种陌生到恐怖的笑容吓了一跳，但他反应很快，冷笑道，“原来无视才算是对你最大的惩罚。我都忘了你就是这么贱，喜欢被打被骂。”

姬发道：“这下我俩倒是配平了，我喜欢被抽，你也喜欢抽人。”

“我没那种兴趣爱好。”殷郊深吸一口气，替自己辩解。

“你刚才手指头动了。”姬发虽然跪在地上，仰着头望着殷郊，但目光里丝毫没有居于下位的局促，语气相当镇定，“你敢保证你刚才没有想突然扬起手给我一巴掌的想法？”

殷郊沉默了，他刚才确实有这种想法。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法治社会里长大的一个人，从小被教育要平等地尊重人，以理服人，但为什么如今自己那么容易被情绪支配，眼泪变得不值钱，就连愤怒和失控也跟着廉价得到处抛售。

“那你就打我吧。”姬发又恢复了那种虔诚的神态，膝行而来，下巴放在殷郊的足上，柔声道，“你可以骂我，打我，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包容你的一切，我从小就是如此，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殷郊一片怔愣，他的手指头开始颤抖，被这方过于情意绵绵的剖析给镇住了。

“主人，以后能依赖我吗？”

殷郊突然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和眼泪一下子同时决堤，在此刻喷涌而出，他的痛楚、愤怒、绝望融合在一起，将自己和姬发一块淹没，两人都成为失控的共犯。

他被拥抱着，滚烫的热泪被姬发用唇舌接住，随后又不约而同地嘴唇相贴，他的亲吻很用力，几乎将姬发才愈合的伤口给咬破，他体会到了口腔里逐渐漫涌开的血腥味，报复性地想着，既然你喜欢痛，那我就给予你。姬发承受住了这份不轻不重的痛意，他也跟着热情地缠上去，这是一场相当煽情的热吻，殷郊被亲了个七荤八素，眼泪又不受控制地流下来，但此刻他感觉那滴泪水是幸福的，不再是酸涩的了。

他听到姬发一字一句地在他耳边说道：“我愿意承受你的所有苦痛。”

在姬发大刀阔斧雷霆手段的整治下，殷郊又可以出门了。

临走前姬发在他的手上带了一个手环，殷郊研究了半天，发现表盘上明晃晃的定位功能，特别不满地瞪着他，却见姬发撩开自己的领口，露出脖颈上的一个和项圈十分类似的东西。

殷郊眉头一跳，皱眉道：“虽然你自称我的狗，倒也不至于在外面也这么直白地表现出来，好歹也是一个知名上市企业的主事人，让别人发现多丢人？”

姬发笑道：“那又怎么了？我都不介意，而且我这个也是有定位功能的。”

“哦……”殷郊再也没了意见，轻轻地点点头，继续研究姬发脖颈上这个高科技的项圈了。

他默不作声的时候看着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姬发神情紧张地问道：“郊郊，你生气了吗？不高兴我们又……？”他暗示地摸了摸自己的脖颈，上面有一圈暗红色的痕迹。

“我一天哪来这么多坏心情。”殷郊漫不经心地抚弄着他的喉结，目光凝结在这一圈昨晚用力过猛的掐痕上，于是奖励似的亲了一口，“好了好了，我今天有事，先不玩了。”

“什么事？”姬发问道。

“杨师兄找我。”殷郊下意识解释了一下，反应过来后又瞪了一眼姬发，“你管得着么？”

“对不起。”姬发很是上道地道歉，“需要我送吗？”

“不用，约的小区门口。”殷郊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露出深深的酒窝印，“怕你这位有分离焦虑的狗狗害怕，你看我贴心吧。”

姬发抿着嘴唇，露出一个特别纯良的笑容来：“主人真好。”

殷郊早已对这种令人十分羞耻的称呼免疫了，他无视了院门口路过的邻居传来的惊诧目光，笑意盈盈地迎着春风，哼着不知名的歌出门了。

姬发静静地站在门口目送着殷郊，没有说话，手扯了扯脖子上的颈环，仿佛是在拽动他俩之间无形的锁链，“哗哗”的声音随着他的动作而延展开来。他目光沉沉地盯着远处随着春风摇曳的花，殷郊方才从树下走过，他的头顶花团锦簇，云蒸霞蔚，让人只能见缛丽盛景，看不清花间的糜态。

姬发眉头挑了挑，没有说话，心想着昨天好像他哭得太厉害了眼睛肿了，今早上还在叫眼皮子疼呢，要不做点鱼？随后就心情很好地哼着歌，转身回到了云雾笼罩的房间里。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